



第107期 · 2020年8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樹

青楓：妙法寺的園林栽種上不少花草樹木，陽光下，看到這些綠油油的樹葉，總有一種欣欣向榮、生生不息的感覺。特別是那棵菩提樹，感覺尤為印象深刻，它總在每年的四五月間，也就是佛誕前，先把一身的舊葉脫掉，然後又慢慢地生長出嫩葉來，嫩葉越聚越多，沒多久這棵菩提樹便撐起一把綠傘似的。好似換一身新衫，慶賀佛誕的喜悅。樹的生長，就是這麼奇妙。請教大和尚，佛教與樹有甚麼奇妙關係呢？

修智：這樣問起，可首先使我聯想到佛教與樹木的關係。佛陀的一生，從出生到入滅似乎都與樹有著關係密切的。悉達多太

子是在無憂樹下出世的；成佛道則在畢波羅樹下，畢波羅亦即是我們說的菩提樹；佛陀入滅，則在婆羅樹下。你看，佛陀一生不正是與樹有密切關係嗎？他平日禪修，都是在樹蔭下。

青楓：是呀，如此看來佛祖的一生真是離不開樹木，與樹木有密切關係。

修智：其實在一棵樹的身上，可以讓我們感悟到它的哲理，我們不妨靜心地加以留意觀察。一棵樹，如果能夠按着時間、天氣、泥土、溫差及陽光等各種元素的配合供給，則自然會生長得很好，如果用「科學」去促使它快高長大，例如成語「拔苗助長」，是行不通的。修行也是



生命力

在熾熱的陽光下，如果我們曝曬，恐怕一兩個鐘頭便吃不消，但花草樹木呢？只要有充足的水分，則如何「曝曬」也會若無其事的。你甚麼時候聽說過：「棵樹被陽光曬死啦！」沒有，就因為它根部吸收了充足的水分，它的葉也在光合作用下產生葉綠素。

本圖是妙法寺園林裡一個角落的「植物群」，儘管有幾個不同品種，但陽光下，同樣可感受到它們的「生命力」。



這樣，要按部就班，修行用功得宜，緩急適中，成就便會好些。樹，就給了我們這個答案。再說，樹木開花結果的現象也是這樣。開花時，我們要對它作適當的照顧，它才會結出好果。假如在開花時遇上狂風暴雨，花也給打落了，結果也就落空。

青楓：這也是花果樹木給我們在修行上好好的啓示。天上下雨，無「分別心」，不會分別你是大樹，抑或是小樹。我由此想到，老師向我們講授課程，也是一視同仁的，有些學員能吸收多些，有些則進步不大，甚麼原因呢？除了各人資質不同，俗語說：「勤能補拙」，看來都得依各人如何用功修行吧。

修智：對，所以說：「傳授在老師，修行在自己！」說到樹給我們的啓悟，我還想講一講樹根問題，一棵樹是否生長得好，對樹根的照顧很重要。樹根，就好比我們學習的根基，根基好，吸收能力也會強。在修行上，首先我們從自利做起。自利是甚麼呢？重要的是修福德智慧，如果你盲修瞎練，則等於對樹根沒有真正的愛護，這棵樹將來如何會好好地生長開花結果？另方面，也讓我們看到利他，雨水的落下或我們平日的澆水，樹根吸收了才會好好生長。這水不就好比「大悲水」嗎？讓我們用慈悲之心對待

眾生。

青楓：從對樹根的好好愛護，讓我們想到自利與利他這兩方面，很有意思。

修智：讓我們多談一點佛教與樹木的關係吧！

我曾經問過一位印度教授：「菩提伽耶當年應該有很多品種的樹，悉達多太子為何只揀取在畢波羅樹下修行？」這位印度教授說：「據講以前的商隊在行程中會揀在畢波羅樹下乘涼，因為該樹下乘涼，會較舒適。」用今日的理解，就是這種樹提供充足的氧氣。

當年僧眾禪修行在樹蔭下，不在屋裡，就因為樹在日間會有很好的光合作用，所以樹蔭下便可以吸收到充分氧氣。

另則，我在柬埔寨，見過一位老婆婆在曬娑羅樹花，於是問她：這花有甚麼作用？她說：「這是很好的安胎藥。」南傳佛教紀載，摩耶夫人是在娑羅樹下誕生悉達多太子，原來有這道理。

青楓：這很有意思呀！細想一棵樹的生長，會帶出不少道理來。葉有蟲害，不就好比我們人體生病嗎？樹葉，到時到候會落下來，然後又長出新葉，這不就是新陳代謝，我們生老病死的關係嗎？

修智：辟支佛在觀察到樹木在春天開花，秋天落葉，頓感悟人生無常，就這因緣而令他得道了。我們凡夫俗子，未能仔細體會覺悟，所以尚在輪迴苦海中。



「根基」

我們常看到一些「樹頭」植物，無論是盛載在盤上或栽種在地面泥土裡，看這些「老樹頭」却能生長出一叢叢綠葉，很有一份「老來青春煥發」的感覺。這便是樹的根基好，配合上適當的養料、水分，以及充足陽光，它便「青春煥發」開來了。

妙法寺園林內有幾十棵這樣的「老幹嫩葉」，每次看到它們的生長，總有這樣一種感覺——打好根基，讓它好好地承傳下去。

中阿含經 蟒肆經

我聞如是：一時尊者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詣斯想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

爾時，斯想提中有王名蟻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斯想提邑泉池草木一切屬王，從拘薩羅王波斯匿之所封授。

5 於是，斯想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名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想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斯想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想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10 是時，蟻肆王在正殿上，遙見斯想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想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蟻肆王見已，告侍人曰：此斯想提梵志、居士，今日何故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想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15 侍人白曰：天王！彼斯想提梵志、居士聞「有沙門鳩摩羅迦葉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斯想提，住彼村北尸攝憇林。」天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有大名稱，周聞十方，鳩摩羅迦葉才辯無礙，所說微妙，彼是多聞阿羅訶也。若有見此阿羅訶，恭敬禮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可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天王！是故斯想提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相隨而行，從斯想提並共北出，至尸攝憇林。

20 蟒肆王聞已，告侍人曰：汝往詣彼斯想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蟻肆王告斯想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侍人受教，即往詣彼斯想提梵志、居士所而語之曰：蟻肆王告斯想提梵志、居士：「諸賢！可住！我與汝等共往見彼沙門鳩摩羅迦葉。汝等愚癡，勿為彼所欺，為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25 斯想提梵志、居士聞此教已，答侍人曰：輒如來敕。

侍人還啟：已宣王命。彼斯想提梵志、居士住待天王，惟願天王宜知是時。

時，蟻肆王即敕御者：汝速嚴駕！我今欲行。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王：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時，蟻肆王即乘車出，往詣斯想提梵志、居士所，與共北行至尸攝憇林。

30 時，蟻肆王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在樹林間，即下車步進，往詣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問曰：迦葉！我今欲問，寧見聽耶？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蟻肆！若欲問者，便可問之，我聞已當思。

時，蟻肆王即便問曰：迦葉！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於意云何？

35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蟻肆！我今問王，隨所解答。於王意云何，今此日月為是

中阿含經 蟒肆經

今世？為後世耶？

蟒肆答曰：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當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5 蟒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作惡行，不精進，懶惰、懈怠、嫉妒、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作惡行，不精進，懶惰、懈怠、嫉妒、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可還語我：『蟒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蟒肆！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

15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我復問王，隨所解答。若有王人，收縛罪者，送至王所，白曰：「天王！此人有罪，王當治之。」王告彼曰：「汝等將去，反縛兩手，令彼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斬斷其頭。」彼受教已，即反縛罪人，令其騎驢，打破敗鼓，聲如驢鳴。遍宣令已，從城南門出，坐高標下，欲斬其頭。此人臨死語彼卒曰：「汝且小住！我欲得見父母、妻子、奴婢、使人，聽我暫去。」於王意云何，彼卒寧當放斯罪人，聽暫去耶？

20 蟒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王親親者亦復如是，作惡行，不精進，懶惰、懈怠、嫉妒、慳貪，不舒手，不庶幾，極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地獄卒捉，極苦治時，彼語卒曰：「諸地獄卒！汝等小住，莫苦治我！我欲暫去詣蟒肆王，告語之曰：『彼地獄中，如是如是苦，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彼地獄卒寧當放王親親令暫來耶？

25 蟒肆答曰：不也，迦葉！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30 蟒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蟒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

35 蟒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

中阿含經 蟬肆經

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升善處，乃生天上。』

5 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蟬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當爾者，我便現見。」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蟬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10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蟬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蟬肆！猶村邑外有都圍廁，深沒人頭，糞滿其中，而有一人墮沒廁底。若復有人為慈愍彼，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便從廁上徐徐挽出，刮以竹片，拭以樹葉，洗以暖湯。彼於後時淨澡浴已，以香塗身，升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娛樂之。於王意云何，彼人寧復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15 蟬肆答曰：不也，迦葉！若更有人憶念彼廁，歡喜稱譽而欲見者，便不愛此人，況復自憶念先廁，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蟬肆！若王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天五所欲而自娛樂。於王意云何，彼天天子寧當捨彼天五所欲，憶念於此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耶？

蟬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人間五欲臭處不淨，甚可憎惡，而不可向，不可愛念，粗澀不淨。迦葉！比於人間五所欲者，天欲為最，最上最好，最妙最勝。若彼天天子捨天五欲，而更憶念人間五欲，歡喜稱譽，復欲見者，是處不然！

蟬肆！汝應如是觀於後世，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25 蟬肆！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趣向離欲；斷絕離恚，趣向離恚；斷絕離癡，趣向離癡。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蟬肆王復言：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但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30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蟬肆！復更有惡而過是耶？

蟬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到已謂言：「汝等當知！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眾生生。』親親！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言『有後世，有眾生生。』我常不信彼之所說。彼復作是語：『若有男女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升善處，乃生天上。』

中阿含經 蟒肆經

若彼沙門、梵志所說是真實者，汝等是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若汝等身壞命終，必升善處，生天上者，可還語我：『蟒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若汝天上而作是念：『我若還歸，當何所得？』蟒肆王家多有財物，吾當與汝。彼聞我語，受我教已，都無有來語我言：『蟒肆！天上如是如是樂。』迦葉！因此事故，我作是念：「無有後世，無眾生生。」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於王意云何，若沒有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升善處，乃生天上。生天上已，便作是念：「我等先當一日一夜，以天五欲而自娛樂；或二、三、四至六、七日，以天五欲而自娛樂，然後當往語蟒肆王『天上如是如是樂』，令彼現見。」於王意云何，汝竟當得爾所活不？

15 蟒肆問曰：迦葉！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

20 蟒肆！猶如盲人，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粗細色，亦無見粗細色。何以故？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彼盲如是說，為真說耶？

蟒肆答曰：不也，迦葉！所以者何？迦葉！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粗細色，亦有見粗細色。若盲作是說：「我不見不知，是故無有色者。」彼作是說，為不真實。

25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蟒肆王亦如盲。若王作是說：「誰從後世來語。沙門鳩摩羅迦葉！天上壽長，人間命短，若人間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一日一夜，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三十三天天壽千年。」

30 蟒肆王言：沙門鳩摩羅迦葉！大為不可！不應作是說！所以者何？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比我如盲。迦葉！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精勤不懈，無有嫉妒，亦不慳貪，舒手，庶幾，開意放捨，給諸孤窮，常樂施與，不著財物。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升善處，生天上者。」迦葉！我今便應即行佈施，修諸福業，奉齋守戒已，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投坑井，或自縊死。沙門鳩摩羅迦葉！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



躬耕心田

·徐煥文·

(原刊於一九九二年七八月《內明》第二四五期)

我的老師錢耕莘，又名耕心，早作古了。他曾作過學術講演：『怎樣登上文壇』。聽眾千人，洗耳恭聽。他常說：筆耕，耕心尤要。當代作家孫犁，書齋叫「耕堂」。黃秋耘書齋，叫「耘窗」。北師大校長陳垣，齋號叫「勵耘書屋」。我故鄉的許篤仁先生，讀書樓叫「耕讀樓」。腦力勞動爬格子的，雅稱叫筆耕。

這次旅遊黃山歸來，車過浙江省義烏東陽懸，見公路兩旁民房牆壁上，好幾處寫着「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大字，這像觸電似的，引起我無限深思。車過後，我還回頭想再看一眼，好在車到前面村鎮，又見到這樣的大字。有的橫寫，像大幅標語一樣；有的直寫，貼在柱子上，就是一副對聯。善哉，南無阿彌陀佛！解放後，很少看到這樣警世醒目的「宣傳口號」了。計劃生育，事關國計民生，子孫滿堂當然不可能了，但繁衍生育，一代接一代，代代相傳，子孫總是不斷的。「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明白了這「方寸」之地，子子孫孫勤耕耘，除莠草，培良田，讓這靈台方寸之地的善良種子，發芽開花結好果，這對於社會人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人們常說天理良心，這「方寸」之地，即其所繫。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說都是由這「方寸」之地

演成的。良政興，苛政亡，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民心是秤，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連陳毅將軍、張學良將軍也這麼說的。有如是因，得如是果，這便是自然辯證法。「拜佛拜心心拜佛，修行修性性修心。」「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要向靈山塔內修。」信佛的人要如此，不信佛的人也要這樣想，都要耕心田。

人們常說，人生要造福於人類社會，前人栽樹，後人納涼，這就是耕心田。張載『西銘』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捨此心田，遑論其他哉！『易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杭州有一家百年老店胡慶餘堂，大廳上有一塊巨匾，上書『耕心草堂』四字，還有一塊匾額，寫着「無欺」二字，紅頂商人胡雪岩之所以成為巨商賢紳，被拍到電影『楊乃武與小白菜』中云，靠的就是這「傳家寶」，憑的就是這「方寸」之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而招徠天下顧客啊！這「耕心」「無欺」四字，又包含着多少人間的真、善、美，激勵着千秋後世，使人們受到教育。果如是，今天社會上的偽劣冒牌商品，就不至於充塞市場、泛濫成災，危害人民了。人人都知道耕心，則貪污納

賄，敗壞法紀，犯罪作惡也會相應減少了。故知「躬耕心田」之可貴。

宋代有一名臣叫劉卞功，以德行純淑，徽宗賜號曰「高尚先生」。他答王子常侍郎問修行之術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坐一富宅，惟耕此心田。」如何耕心田此呢？他道：「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劉卞功將心比心，示此四端，以為警戒，其仁心慈懷，確亦千古不易的。只可惜者，此公立論還不夠積極，是抱着「獨善其身」的態度的。他耕心田，只示「不殺」，說起來，還比不上佛教。佛教不但耕心田，還廣種福田，揆敍萬類，包含羣有，積極施功，眾生同蒙其澤。廣種福田，隨緣樂助，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眾人拾柴火焰高！佛門福田之說，有二福田、三福田、四福田、八福田諸論，總體是以悲、敬二字為種籽，由無緣大慈，生同體大悲，法雨甘露，遍彼大千，老弱婦孺均得照佛，殘障疾愚者除苦惱。是故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學為哲學之母。」「佛教可補政教之不足。」人們沒有理由反對佛教，歪曲的佛教應該打倒，真正的佛教應該提倡。佛教勸人為善，釋迦牟尼佛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就是佛教的主旨，明乎此，則報刊上登的「親子殺母」「親母被逆子燒死」的慘劇不會重演了。明乎此，知躬耕心田的萬分必要。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我們的社會正由農業朝向工業化發展，科學突飛猛進，但農業還是主要的。尚安和，重動勞，治人倫，尤重春耕。但在重視春耕時節，當前庶政切莫忘記「躬耕心田」。佛門弟子更不可忽視「廣種福田」。

「荊樹有兄弟樂，硯田無稅子孫耕」，以硯為田，筆耕不輟，但顧亭林氏有言：「大丈夫非有關世道之文，不輕舉筆。」硯田亦心田，誤人子弟，男盜女娼，淫盜之書，罪該萬死。天津政法部門，燒掉堆積如山的非法出版書籍，實為大快人心。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說的是種田，耕的是心田。明乎此，不會把吃剩的白麵包丟到陰水溝去了。「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耕心寸寸耕，寸心難買天地心。

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躬耕心田，廣種福田，舌耕筆耕，莫忘耕心。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這就是躬耕心田的氣象吧。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耕。」溫良恭儉讓是美德。車過義烏東陽有思，歸來筆耕心田於上。

心田

「心田」兩字作何解？不難理解，說的是我們的「心」，就好像一塊「田」那樣，田是要好好耕耘才有收成的，則我們看到「躬耕心田」這四字，便自然而然想到要認真地、誠心實意的在心思上好好處理。

我們既然知道「心田」是何等重要，那麼，首先要做的，便是愛護這塊心田，最少也得不讓它荒蕪。把心田保護好、養好，這才能進一步去講「躬耕」。倘若連這第一步也做不到，則說「躬耕」也不過像有等「念佛人」的「口念心不行」。——得個「念」字還是無濟於事的。所以，我個人認為「躬耕」之前，如何愛護這「方寸」的「心田」才重要。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如果我們真真正正有躬耕的想法，則又不必擔心會糟撻這塊心田的。

但願如此。

人生如糉

今年端午節，儘管疫情影響龍舟「免」渡，但市面上仍可見人頭湧湧，依然帶旺一點兒消費。

今年「過節」最印象深刻的，還是朋友在微信上傳閱到的一則「端午感言」，內容簡潔洗練，更好的是語意甚有意思，且讓我抄下來與大家一起品味一下——

人生如糉，不怕你有棱有角，就怕你肚裡空空。

人生如糉，經得起熱水沸騰，耐得住冷藏冰冷。

人生如糉，向白米學會融合，向糉葉學會包容。

人生如糉，不捆綁就是一勺稀飯，不蒸煮哪有美味香濃。

祝你端午安康，如意順心！

這樣一則「感言」，不是很有意思嗎！特別是那一句：

人生如糉，向白米學會融合，向糉葉學會包容。

今時今日，眼見我們的社會就是缺乏這種融合與包容。就讓我們解開糉的束縛、慢慢品嚐的時候也同時想一想吧。

妙文共賞

看到一位畫友在網上說——

聽了多年，現在才有機會讀「牛耕田，馬食穀」全文。

他說，這是一首絕妙安謬，是廣東話的至高境界。

我看畢全文，同樣的有此感受也。同樣地，我們過去念着：「牛耕田，馬食穀，老豆賺錢仔享福……」以下的內容呢？真是很少看到。好了，多謝畫友做文抄公把全文抄下來。我這裡也來一個抄上抄。——這真是一篇出色妙文：

牛耕田，馬食穀，老實賺錢仔享福；

兵殺敵，將閃縮，功成身退享俸祿；

流水清，死水濁，人望高處無滿足；

水維生，土長木，光合作用葉變綠；

命註定，運難卜，三衰六旺好難捉；

陽壽盡，落陰谷，生老病死乃定局；

咪再成日困在屋，兒孫自有兒孫福。

象行田，馬行日，過河卒仔無退縮；

男善發，女易哭，貧賤夫妻難和睦；

冰易化，錢難蓄，巧婦難煲無米粥；

賭易學，書難讀，賭仔何曾買大屋；

仙瀟脫，凡人俗，犯規和尚食狗肉；

趁宜家，仲能郁，快樂享受要知足；

電車百年史

迄今，現存的香港早期交通工具，大抵剩下的
是三種吧，——是山頂纜車、電車，以及渡海輪。

渡海輪在今天似有「鷄肋」之感，海底隧道及
地鐵早已飛躍發展。這百年老招牌的渡海輪，要經
營下去，得大刀闊斧地另闢生計了。

倒是山頂纜車與電車却仍有不俗錯的生存空
間。追溯歷史看看，本來電車與纜車經營都是在同一
計劃中，那是一八八〇年前後，亦即是英人佔
港的所謂「開埠」期。英國人計數，認為開辦電車
「唔化算」，又要鋪路又要設軌，倒是山頂纜車則
不同，由於那年代英人多住在半山區，辦山頂纜車
實際上就是方便他們出入。

於是，最後決定的方案是先辦纜車，電車則
擱置下來日後再說，所以實際上是香港先有山頂纜
車，後才有電車的，那是一八八二年。

電車則在一九〇三年才開始平整路面、鋪軌，
這又是「計數」了，那時候華人越來越多，開辦者
認為客源不愁也！初期是由堅尼地城至銅鑼灣。

大凡新鮮事物，必然引起好奇。電車出現，很
多人便一窩蜂的擁上去，真教人想起在電視上看到
的印度人搭車情況。還有一點為之「氣結」的，是
一些拉車、手推車「苦力」，用手扶着電車便可以
「不費吹灰之力」的行走了，這可以說是另一種的
「搭順風車」。此舉也同時是很危險的，此外，



疫情下——

穿越港島東西兩地
的這古老交通工具——
電車，今天仍能發揮很
好作用。很可惜，近日
的大瘟疫，弄到大家為
了防此災難而不出街為
佳，連這價廉實惠的電
車也成了空蕩蕩的一個
「鐵箱」。

由於電車軌要在平坦地面上鋪設，有這樣的「平地」，對某些帶金屬性「輪胎」的車輛無疑又是很好的「坦途」。但這些「車輛」太多地在電車軌道上行走，那碰撞磨擦很容易造成路軌損壞，最後不得不使出「撒手鐗」——這類車輛，如在電車軌道上行走，一律罰款百元。

電車一開始還是像後來的巴士一樣，都是單層的，隨後才添加樓上，樓上風涼水冷，高人一等，所以稱為頭等。不過，開始時其實也不好受，由於樓上是開蓬者也，即是「無瓦遮頭」，是日晒雨淋了，好奇心過後便冷待下來，電車公司急忙謀求補救，於是蓋起帆布來了。

這類帆布電車我們當然沒有見過，那還是很早期的。

電車，這被視為香港的古老交通工具，其實是很受港島市民歡迎的，它慢，慢慢地行走，但站與站之間距離短，而且車票也不貴。在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花一元兩元坐車嗎？坐電車便可以。

如果我們留心點觀察，你會發覺：電車這種「古老」交通工具，它的車廂裝置是在不斷地改進的。如果你想休閒地享受一下都市風情，我建議你坐坐這百年交通工具，坐在樓上，打開窗，真是風涼水冷。



陽光百年

光、充滿生活氣息！

際此濃濃的疫情憂鬱下，看到家義先生這作品、心情也一下子的開朗起來！特別是這百年交通工具，今天仍然青春煥發地為大眾服務，饒有深意。

百·喻·經

沉香與木炭

《百喻經》裡有一個故事，講沉香與木炭。

有一人花了好長時間才採得一車沉香。沉香價貴，放在市場上發售少人問津，但他看到隔鄰賣木炭的，都有不少人購買。於是把他沉香也燒為炭。果然很容易售賣。可是，賣了一車的木炭，所得的金錢還不及半車沉香的售賣價值。

這故事說明甚麼呢？表面上，我們都會覺得：有沒有人咁愚蠢呀？

不要以為「沒有」。

很多時候，我們做了「蠢事」也不自知的！——當然，如果曉得這原是「蠢事」也不會去做。

因為「難得」便一早洩氣而打退堂鼓，為甚麼不好好地想想，正因為它的難能可貴，我們才應該專心專意地把它做好。倘若為求速速達成目的，一味想要走捷徑，那結果就是得不償失！

——像故事裡這賣沉香者，他根本不去認識沉香的真正價值。

無理取鬧

《百喻經》的故事，很有意思，是通過一些「蠢到幾乎無可能再蠢」的故事去帶出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問題」。因為我們往往就是這樣，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複雜，其實它根本求來就十分十分的簡單。

以下這一則故事就是一個很好說明了——

有人見山澗有一水管不斷地有水流出。太好了，他正好口渴，於是把嘴湊上去喝個痛快。

他喝夠了，但水管裡的水仍不斷地流出，於是憤怒地指罵：「我都話喝夠了，你還流出水來幹嗎！」

這真是無理取鬧。

——你喝夠了，離開不就行了嗎！你還去罵這罵那？現今社會就是有好些這樣的人，而可憐復可笑者，這些人還以為自己好有道理。

心作怪

《百喻經》真不失為經典，它的簡單易明，又不故作高深的說故事，很有意思。好，讓我們再多看一則《百喻經》裡的故事——

有一養牛人，以二百五十頭牛為圓滿具足。有天，一頭牛不慎跌下山谷，死了。剩下二百四十九頭牛，他覺得不夠圓滿了，於是索性把這二百四十九頭牛推下山谷去，不要了！

有沒有這樣的「傻人」？也許故事真有點誇張。但這故事的重點不在這裡，它實際上是講出了一些「人性弱點」，用個簡單例子說說吧！

我們接受五戒。倘若犯了一戒，譬如喝了酒。於是你便認為：「反正都犯了戒，算了吧，不再受五戒了！」

為何不好好作出一些「亡羊補牢」的「補救」——好，從今以後更要好好地守着五戒。又或者我們對自己說：「還好只犯了一戒。」

如果那位養牛者，不以二百五十隻牛為所謂「圓滿」，好好地養着這剩下的二百四十九頭牛，不是很好嗎？

我們從小便聽到這句話——知識就是力量！

沒錯吧？知識越多越豐富，對我們生活來說，的確是一種力量，我們亦可以通過知識而改善生活。譬如你學有專才，有事業知識可以讓你找到一份較好較穩當的工作。有了較好的收入不可以改善生活嗎？

但我同時聽到有些說法：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我想這多少會有點商榷的，一個人命運的改變，不在於你有怎樣豐富的知識，也不在於你有多少金錢。命運的是否改變，完全是性格使然。你有清廉的高尚品德，你即使家徒四壁的窮，也不會去貪。但為何世間有這麼多貪官，有這麼多已是億萬富翁，還去豪取巧奪，結果弄到身敗名裂，啷噠入獄的，這就是性格使然。所以無論命運的好與壞，其實都是性格使然。

我們學習佛法，為了甚麼？最重要不就是為了好好地修改自己的性格嗎？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地引伸開去說：「佛法改變命運！」

如果我問：「何謂通才？何謂專才？」也許有人嗤之以鼻：「傻嘅，咁都唔識解！」

是的，的確很容易。不過，「通才」兩字還是可以多一點解說，「通」，即是「全」也，通才不就是「全才」嗎？近些年來學界流行「通識」兩字，甚至教起「通識課」來了，連考試也有。「通識」如何考？「通識」即是「樣樣都識嗎？」誰可以通識——樣樣都識？

沒有一定的範圍，如何考？難怪有人說：「這真是盲人摸象！」

與其把「通才」、「通識」視之為「樣樣識」。我們不妨謙虛一點說：所謂「通才」，乃普通之才也！所謂「通識」，乃普通知識也！

既然是普通，則又不妨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曉得的知識、常識，這用得着作為學課來考嗎？可以有範圍去考嗎？這其實都是教導我們平日在生活中要多加注意，多留意你身邊事物，以及社會時事，不要做一個「埋首沙堆、不問世事」的「駱駝」，如此而已。

——通才，不必指「樣樣都識」，視之為「普通之才」好了。俗語說：「張張刀無張利！」大抵這就是所謂「通才」。
博而不專，博亦無益。

「通才」

「通識」

無極保泰——虛空減持

陳青楓



當你舉頭望明月的時候，可有想到「月有陰晴圓缺」？當月到中秋分外明，即是滿月之時，下一刻便是朝着「陰缺」而行了，一如我們攀爬上山之峰巔時，下一步便是往山下走。

一切一切都是這樣一種規律，相關的詞語還少嗎？「盛極必衰」、「物極必反」，這些詞便教我們產生不少感歎，那一個「必」字，說得何等的「斬釘截鐵」，又何等的「觸目驚心」。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保持一份盛勢呢？即是我们怎樣才能持盈？

要持盈，看來便得好好地記着那個「極」字，一切走到「極」點便自然朝相反方向步去。

本文一開始說的「月圓」、「峰巔」不就是這樣嗎？要保持盛勢，夠，就好了，不要讓「貪婪」向前推去。投資市場上說的甚麼「摩頂」，那個「頂」字便是「極」，「聰明人」以能在「頂」上摩一把而自豪，結果是一「摩」而「沒頂」。

在「道學」裡，就曾借用了孔子與弟子談話而表達出持盈保泰的道理。話說孔子見到一個酒器，着弟子取水來，他把水注到這個叫有卮的酒器上（宥卮：粵語音「又支」），注了一半水，這個酒器安穩地擺放在桌面上。到了把整個酒器注滿水之後，一下子這酒器便傾倒了，水便瀉滿桌面。

弟子問怎麼回事？孔子說：「水溢滿便無法平衡，必須減持了。」

這就是持盈吧？「減持」兩字似曾相識？對，投資市場上不是經常聽到「減持」兩字

嗎？勝利沖昏頭腦之下又究竟有多少人在聽你說「減持」？說不定還會譏笑曰：「你傻呀，減持？當然是乘勝追擊啦！」

減持，是為了保泰。減持有方法嗎？

聰明要靠愚鈍維持；

識見要靠寡聞維持；

勇猛要靠怯懦維持；

富貴要靠節儉維持；

功德要靠謙讓維持；

（原文為：「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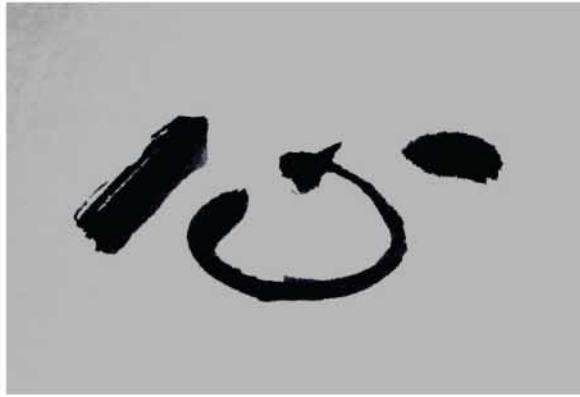
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淮南子》〈道應〉）

這五點是孔子引說的，他用來說明「先王」之所以能「天下太平」，靠的就是這五點維持。（這「維持」，不就是「減持」的方法嗎？）

我們做人處世，不也同樣應該這樣嗎？無極，才是保泰；減持，才能長盛不衰。

換到佛文化裡體會一下：無極，是虛空無盡藏；減持，是「捨」。我們要持盈，便要懂得減持；要有所得，便先要懂得「捨」。





從「想」字的結構看，真教我們對古人的智慧肅然起敬。

有形有影像的為之相，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們有「相片」，有「照相機」，有「真相」這些字。然而，「想」呢？——所謂得個想字，即是說並不如實地反映在眼前。那麼，「反映在哪裡？想，就是反映在心上。

「心」上有甚麼

你看，造字是造得多麼奇妙，而奇妙之外又顯得有道理。

「想」字如此，「思」字、「意」，以及「愁」字無不是這樣。如果再讓我們寫下去，還有很多呢！譬如「忍」字、「忘」字、「忠」字、「悶」字等，都有這意思；這個「悶」字真有趣——把心關在門內——真係唔悶有鬼！



愁

我很喜歡留意有「心」的字。這個「心」字恰恰代表了我們的「心田」。你看，那個

「思」字，不正就是把「田」放在心嗎？心田合起來就是「思」了，真有意思。「意思」這個「意」字吧！「心」中的聲「音」，不就是「意」嗎，也同樣很有意思。

好吧，讓我們繼續有心地「心」下去！

驟然，腦袋中出現一個「愁」字。

呀！為甚麼「愁」字會是心中放上一個「秋」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對了，秋天的感覺，一無「春」的喜悅，二無「夏」的興奮；同

樣，也沒有「冬」的寒刺骨的悲苦。「秋」就是這樣帶一點莫名的惆悵感覺，也像一種在感情上若有所失的所謂鄉愁。

說到「鄉愁」，柳宗元寫的一首詩真可謂「詩入鄉愁愁更愁」——

海畔尖山似劍鋒，秋來處處割愁腸。
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上聯的上句是描寫山形，下句便立即把心情聯繫上。到了下聯，筆勢一轉，浪漫地把鄉愁提上來了。

其實，柳宗元本身也教人「處處割愁腸」的這大才子四十七歲便走了。